

六朝松隨筆文庫

細

百

叩

應

推

卷

問

識

物

書

靈

良

理

成

魂

工

細

百

叩

應

推

卷

問

識

物

書

靈

良

理

成

魂

工

濱海讀思

薛原

東南大學出版社

薛
原

滨海读思

东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滨海读思/薛原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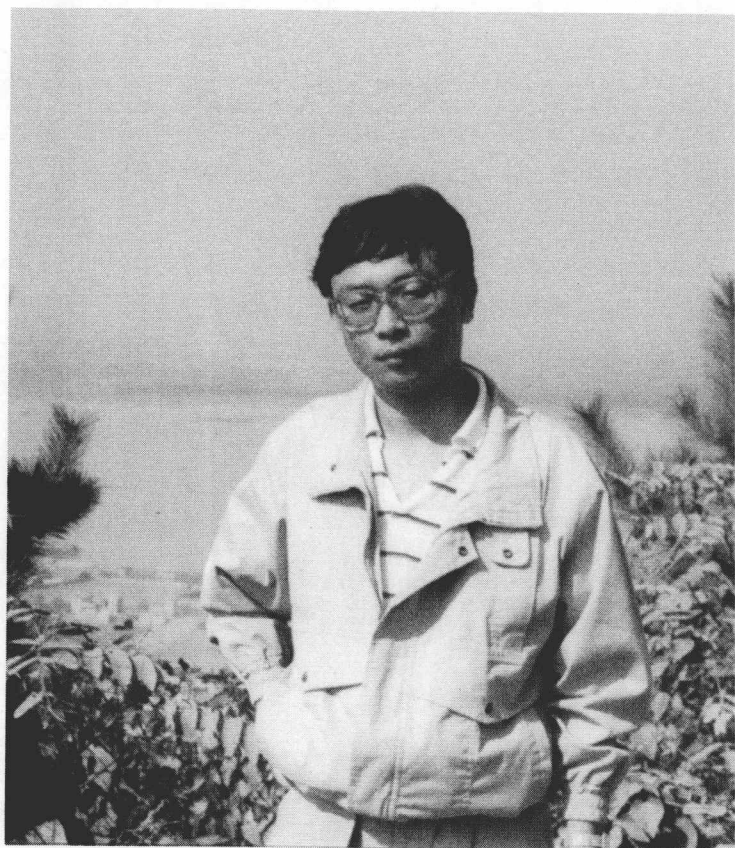
(六朝松随笔文库 / 雷雨 秋禾主编)

ISBN 7-81050-594-3

I. 滨... II. 薛...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8195 号

- 丛 书 名 六朝松随笔文库
书 名 滨海读思
编 著 者 薛 原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四牌楼 2 号 邮编 210096
电 话 025-3792327 025-3792214(发行)
传 真 025-7711295(发行) 025-3362442(办公室)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南京玉河印刷厂
开 本 880×1092 1/32 印张 11.5 字数 227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50-954-3/G·87
定 价 300.00 元(全 12 册)



作者摄于南京栖霞山上

我与南京之书缘(自序)

把眼睛从显微镜目镜上移开,抬头望去,鸡鸣寺像一幅剪影贴在窗外,在湛蓝的天空下,显得分外寂寞。将近八年过去了,这幅画面依然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1993年初秋起,我几乎天天坐在南京鸡鸣寺下中国科学院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大院内的那幢老楼(原“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三楼一间北向的房间里,守着一架显微镜,手握一管细细的小毛笔,从物镜下载着“样品”的托盘上,一枚枚往外蘸着选择出的微体古生物“标本”。

与我在青岛汇泉湾畔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生物楼211房间里挑选的标本不同——在青岛我挑选的是被称为“有孔虫”和“放射虫”的微体动物标本,而在南京,我挑选的是“介形类”标本。写这些“术语”令门外人觉得费解,而门内人读了又会觉得我这样叙述实在“小儿科”,好在我写下的文字都是给门外人读的——我想说的是,我那年到



作者在鸡鸣寺下南京古生物所(1994)



南京的目的和我在青岛类似,只不过是空间位置的转换,工作性质则大同小异,都是给某一位专家做助手。

在青岛我主要是给古海洋学家苍树溪先生做助手,而到南京,是作为他的“代表”与几位古生物学家合作——我带着他写的介绍信到地质古生物所找他大学时的同学穆西南先生,我在南京的生活和工作就是穆先生给安排的。

说是“合作”,那是指我们的课题组而言,我的工作其实就是挑选出标本,分别请几位专家鉴定分析。现在想起来我那些年的行为有些“怪异”,身为“助手”却常常打着“专家”的幌子到处“招摇”,当然,没有“撞骗”。

这要感谢苍树溪先生给予我的厚爱了。从1993年到1994年,我前后到南京三次,时间加起来超过四个月,这段在南京的生活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也影响了我以后的道路,给我的读书生活带来了显著的变化。

在南京除了呆在古生物所,再就是逛街了,确切说是在古生物所的周边闲逛,尤其是东南大学旁、成贤街上的几家小书店,更是我常逛的地方。

在南京虽是短期工作,但一如在青岛的生活,白天伏在显微镜上挑选标本,觉得累了,便移开目光,望一阵窗外的风景,再翻阅几页摆在手边的闲书——我的桌上总堆叠着与专业无关的杂书。说起来身处自然科学实验室,却心有旁骛,按理“八小时内”不应该这样一心二用,我却悠然自得,这要感谢“生物楼211房间”的宽松环境了。

譬如说有一年春天我心血来潮决定细读一遍《史



记》，每天一进 211 房间，把该干的活推到一边，坐下后便满脸严肃地啃着《史记》。

苍先生来上班了，起初没注意我在读《史记》，他起身倒开水时发现我捧着的是《史记》，脱口而出：你现在读《史记》了，真是太好了，要是把《史记》通读一遍，你的收获肯定很大，恐怕还能影响你的作人。

那一天苍先生一直沉浸在对我读《史记》的兴奋中，仿佛读《史记》的不是我，而是他自己一样。苍先生还郑重其事地对他的一名博士生说：你该向小薛学习，读读《史记》，这才能提高自己的文化。这让那位正伏在显微镜上鉴定标本的博士生大发感慨：上班时间不干活看《史记》的反遭表扬，埋着头干活的反而成了没文化。

“生物楼 211 房间”的另外几位教授对我这位助手的态度虽不像苍先生这般没有“原则”，但也相差不大，几乎都认可了我在工作时间的闲读趣味。当然，实话实说，我也没耽误了课题组安排给我的任务。常常是我很快地干完活或每天一点一点按部就班地干，然后大块的时间便沉浸在读书和做笔记中。而苍先生与我聊天时聊得最多的并不是我们的专业，而是他当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所见所闻，是他“文革”时铺纸临摹毛泽东的手书墨迹，再在大楼外墙上拿着大刷子刷上“毛体”的语录，他曾从抽屉里翻拣出一叠发黄的白纸，上面龙飞凤舞全是“毛体”书法，很得意地让我观赏。

苍先生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两年，他津津乐道的不是在剑桥的学术成果，而是他留在剑桥实验室的水墨画——临回国时他画了一幅山水挂到了实验室的



墙壁上。有这样的“领导”，可想而知我们房间里的气氛了。

在南京古生物所，虽然环境不同（地质古生物所建在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的旧址上，走在几幢古色古香的旧楼间，看着门边挂着的铭牌上镌刻着“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国立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油然涌起科学和人文的沧桑感），但我的行为和在青岛时没有多少差别。

在“史语所”大楼三楼的那间办公室里，我跟随着古生物学家勾韵娴先生工作，勾先生也宽厚地容忍了我堆放在显微镜旁边的闲书，这些书都是我从成贤街上的那几家小书店里买回来的。

在我关于南京的回忆里成贤街占有重要的内容，从古生物所出来走不多远便拐进了这条不宽的街道，逛成贤街是为了几家门面不大的书店：东南大学校门旁边的几家小书店，再往前走，过了南京图书馆，便到了当年在南京相当有名气的“新知书店”，这也是我逛这条街的终点。

从成贤街小书店买的书中有一套是12卷本的《沈从文文集》，扉叶上留着我当时写下的笔迹：

“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二日晚于成贤街东南大学书店”。

1994年秋天的南京之行，是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古生物所工作，这套《沈从文文集》也是我在成贤街所买的部头最大的一套书。正是在东南大学门旁的小书店里，我偶然翻拣到一本薄薄的32开本的小册子，这就是刚刚创刊的《书与人》杂志。



回到宿舍，倚枕翻览这本《书与人》，一则关于“我与书”的征文启事让我的眼睛一亮，像是有一双无形的手，拨动了我心底沉睡的琴弦。临离开南京前夕，我动笔写起了我与书的故事——《买书第一课》。

正是南京的《书与人》杂志，刊发了我关于读书的“处女作”。

是南京开始了我的“读书”之旅。

从南京回来不久，我伏首显微镜上的时间越来越少，我桌上堆叠的杂书却越来越多。后来，我渐渐离开了“生物楼 211 房间”——告别了挑标本的生活，读书与写作成了我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并最终因“书缘”而离开了工作十多年的海洋研究所，当了副刊编辑——一间报纸上的“书屋”，成了我安身立命的家园。

现在我的这本关于书和读书的随笔集又将由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不能不说是南京——确切地说是成贤街给予我的“书缘”。

我没有理由不对南京道一声感谢，尽管这发自心底的感谢对古都南京来说显得微不足道，但对于我个人，却充满了回忆与憧憬。

2001 年 12 月于青岛前海湾畔



目次



自序/1

细推物理

- 细推物理须行乐/3
轮椅上的宇宙游戏/6
科学顽童的生活游戏/9
人生写一本寂寞的书/13
寻访褐木庐主人宋春舫/17
关于许靖华和他的两本书/22
从《古海荒漠》的新版本想到的/36
“人之初”/41
文化背景下的医学常识/45
游历藏北/49
《荒漠独行》/51
荒谬与前卫/54
追悔无知/57
工作着是美丽的/62
渴望靠港/66



- 风尘：一次海上的读书/69
著《悠悠长水》的葛剑雄/83
马绣同与标本学/89
茁壮的碱蓬：邢军武/104

百卷书成

- 百卷书成岁月长/117
更揩病眼上高台/119
岂忍偷生厌稻粱/123
玩物成家王世襄/126
听寻墓者说/130
圣地的灵魂/134
渴望《萧乾文集》/140
萧乾和《尤利西斯》/144
郑振铎的《西谛书话》/148
胡适的《自传》/151
胡适的《书信》/154
读扬之水《脂麻通鉴》/156
沈从文与名物考证/158
再读《独秀文存》/161
再读《傅雷家书》/165
似前贤文道今日事/168
寻找“青鸟”的旅行/171



夜读偶记/175

无马的骑士:张承志/180

逃离现实的诗意/183

叩问灵魂

叩问灵魂/189

惊起鸳鸯岂无恨/193

在深渊里爬行/197

无法抵达的人生/202

我读王朔/207

尘埃中的挽歌/211

飞翔的爱情/213

孤独的两种方式/217

卡夫卡在寻找家园/221

海明威和《老人与海》/224

《局外人》/227

孤独的海狼/230

同时代人的“秘书”/234

驿道上的三轮马车/237

心灵深处的风景/240

漫步南京路/244

胡地风流与随园美食/248

写在人生边上/2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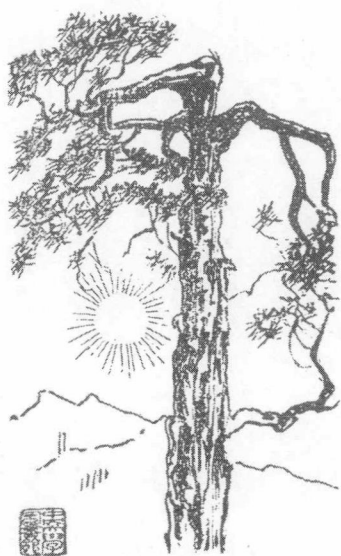
咀嚼昆仑山伟奇底蕴/254
从截面上拓下的零碎印象/258

应识良工

应识良工心独苦/267
草庐三顾不容辞/270
忧郁的蜜泪/274
《艺术的故事》/278
葛著《中国思想史》/285
雕刻思想/288
向日葵/292
梵高的遗产/295
感悟米兰·昆德拉/299
绍兴口音的“狂人”/304
飞鸟的感情/307
《上海的风花雪月》/309
书封内的银鱼/312
端州观砚记/317
中州行：中原文化札记/320
鸡鸣寺下/339
我的阅读/348



细推物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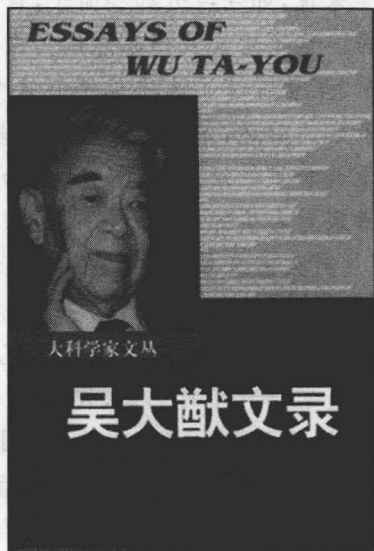


细推物理须行乐

吴大猷这个名字是与中国现代物理学联结在一起的,对于吴先生的科学贡献和学术著述非我这样的门外人所能奢谈,但收入《大科学家文丛》(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版)的这部《吴大猷文录》,却让我们从“科学人文”的角度理解了一个一生致力于自然科学探索 and 关注社会进步的科学家的心灵世界和科学精神。

用吴先生的话说,他没有文学根底,对文学亦没有大兴趣,他的写作都是些平铺直叙的。其实正由于吴先生这种物理学专业外的写作缺少文学化的“散文”味,才显示出了长期从事科学思考所养成的追求简洁清晰的平实和纯朴精神。这种治学和思考的习惯也表现在他的读书上,对吴先生来说,学术外的读书是单纯为获得某些知识和休闲娱乐,这种休息亦是一种享受。

虽然如此,吴先生在床头仍摆有红笔,看书见到错字就改。若读一部长篇历史性的书,见到叙述当中插上了好长一段枝节,他便代作者标明“此处接下文某页处”,或“此处接上文



某页”等等，吴先生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它条理清楚些”。这实在是物理学家的读书，让人忍俊不禁。

再如吴先生未看过《红楼梦》，1960年他到台湾，胡适之送了二册自己印行的《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吴先生阅读时却“试着将贾某、贾某、贾某许多人列一张家族表，把他们的复杂关系拿线画出来，后来想想，这是干吗？还不如把时间省下来，继续弄我的物理罢”。吴先生性情的可爱跃然纸上。

吴先生虽和文学无缘，却喜欢音乐。尽管从未接受过正统音乐训练，甚至连五线谱都不会看。吴先生喜欢的是一些在早年——正逢他十几岁——非常流行的老的音乐，那时的他，“念书，听音乐，再惬意不过了。”对于吴先生来说，如今再听那些曲子，自然而然就会联想起那段生命。这不由让我想起沈从文先生，黄永玉在《太阳下的风景》里曾描述了沈先生感慨未受过五线谱的训练和他对音乐的痴迷，尤其是在晚年每次听到家乡湘西民歌和音乐就禁不住泪流满面。音乐给他们的心灵带来慰藉，也带来对人生的感怀。

《吴大猷文录》最主要的内容还是吴先生对自己科学心路历程的总结，他对师友的怀念和回忆——譬如对饶毓泰、胡适之、狄拉克等人的回忆；再就是他谈学术和科学的随笔——言简意赅、发人深省；最后则是杂感和短评：从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中国文化发展的前景，环境污染到地球上生存环境的平衡，直到读报纸副刊的杂感，涉及广泛，有的放矢，可谓充满了“人文关怀”，体现出了知识和人格的力量。

